



尚方
宝剑

著

◎ 尚方宝剑
问我我

真 / 实 / 恋 / 爱 / 回忆录



从异地恋到异国恋
远走9451公里

万千风光旖旎
不如身边有你



你
那
么
可
爱

YOU

ARE

SO

CUTE



我和他确立关系的方式有点草率
我问他，手机里给我的备注是什么
他说，女朋友



尚方
宝剑
若

你
那
么
可
爱

YOU

ARE

SO

CUT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那么可爱 / 尚方宝剑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594-2834-9

I . ①你… II . ①尚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1110 号

书 名 你那么可爱

作 者 尚方宝剑

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黄 欢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陈 琳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mm×1000 mm 1/32

字 数 110千字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,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834-9

定 价 3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有病，还是因为有病才喜欢你

... 001



第二章

喜欢你时，我是智障

... 028



第三章

小白领和工程师

... 062



第四章

爱给你，嫁给我

... 086



第五章

最后一课，最后一刻

... 108



目 录

>>> C O N T E N T S

第六章

他是我的有且仅有

... 131



第七章

要一起看《真爱至上》吗？

... 178



第八章

无事惊惶美梦长

... 199



第九章

恋人啊，就应该在一起

... 216



第十章

谢谢你的出现，在我最美的华年

... 240



第一章

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有病，
还是因为有病才喜欢你

• 001 •

我和某人确立关系的方式比较草率。

有天我突发奇想地问他：“你给我的来电备注是什么？”

他沉默了。

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这很引人深思啊！

我淡定地说：“你给我的备注内容是不是很没内涵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给你的也很没营养，叫‘精神病患者’，哈哈……”

“我给你的备注是‘女朋友’。”

他幽幽地说了一句，然后通话断了。

是我这边信号不好，还是他挂了电话？！

我觉得我很有必要为此做点什么，于是我鼓起勇气拿起手机，准备给他打电话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刚好打过来了，我马上接听，果断招呼：

“喂，男朋友。”

那头，某人反应慢了半拍，回味过来后，不矜持却很满足地笑了。

我和他就这么在一起了。

• 002 •

某人告诉我，他小时候给自己取了个名字，叫“我我”。

追问起缘由，他和他妈都说不知道。那时他很小，还没

上幼儿园，长辈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偏爱说：“我叫闫我我。”

嗬，我揶揄道：“果然啊，三岁定八十，原来你从小就是自恋体质，你小时候是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熊孩子？当初说你自恋狂你还不承认？”

“我现在也不承认。我那么喜欢你，怎么可能自恋。”
……有道理。

• 003 •

我是广州人，留在本地上学。闫我我是连云港的，去了沈阳，读土木工程。当时他特得意地跟我说：“《越狱》的男主角也读这专业呢。”

我直翻白眼，回复说：“你又不越狱，读什么土木工程。”
他气得离线。那时我和他还是网友关系。

确立关系当晚，我跟他说：“你明晚要陪我哟。”

他爽快说好，话锋一转问：“你那里几点天黑？”

我看看窗外，没多想就说：“七点吧。”

他说好，不等我晃过神，他转眼就下线了。

我当时特生气，还没约好几点接头他就跑了？这厮太没有契约精神了吧！

可能因为他是副班长，所以面子工程不能丢，欲敦促同学好好学习，必先道貌岸然地装模作样。那时他特别爱往图书馆跑，跟上班打卡一样煞有介事。

第二天晚上七点，闫我我准时上线。

我以为他会来得很晚，毕竟他要在图书馆里完成一个副班长的表演。

我在 QQ 上揶揄他——

这么早？不待在图书馆装神弄鬼了？

他回复——

你不是说今晚要陪你吗？广州天黑了吗？我来了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问我“几点天黑”是这意思。

本来还想嘲讽他几句，见他这般柔情似水，我连忙收敛起戏谑的态度。

当时我心里美滋滋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嘴角依然会轻轻上扬。

那是第一次，我觉得闫我这个人，真的好可爱。

• 004 •

在他十九岁那年，闫我我在 QQ 空间连载过他的精神分裂代表作《必读贱谱》，收获了不少评论和赞美。

我从不在他日志下评论，因为如果我要装矜持，扮高冷，就得表现得没别人那么欣赏他。

某天，这厮问我：

“你怎么从不给我评论？”

“我不怎么看你写的东西，你以为我是你？整天偷看我

空间。”

某人并没有被我激怒，从容地说：“我一直没找到契机公布我有女朋友，专门发说说又觉得太刻意。”

我赶紧去他日志下评论——

文风很好很自恋，措辞再不要脸一点，就能像我这么优秀了。

闫我我秒回——

明明对我的文风一清二楚，还不承认读过我的日志？

哼，上当了！

我懊恼自己不够冷静，想秒删评论，又怕被他嘲笑输不起。

下一秒，我收到新的回复——

我女朋友最可爱了。

• 005 •

一次聊天，我故作文艺地向闫我我感慨，现在的人们哪，已经不怎么写信了，我认为以信件方式交流，更容易交心。

我问闫我我：“你的字好不好看？”

他说：“我给你写封信，你自己评判。”

我喜出望外，说好。

就这样，我们交换了地址。

尽管我对写信这回事有着美好的幻想，但实现起来却很本我。

我从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纸就开始写，写完后发现宿舍没信封，也懒得买了，从衣橱里找了只长袜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长袜，红色，图案是麋鹿和圣诞老人，特有圣诞气氛。

我把几页信卷起来塞进袜子里，然后联系快递寄了出去。

我至今没忘记快递小哥当时的表情。

“你寄袜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一只？”

“对，这不是普通的袜子，这是一只会交流的袜子。”

快递小哥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

三天后某人收到了信件，特地打电话来确认：

“那只圣诞袜子是你寄的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，没错，没找到信封就用这个当信封了。袜子是干净的，别怕。”

某人笑声不迭，我很担心他会不会把肺都笑出来了。

“你也太有创意了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会收到这样一封信。”

我特开心、特骄傲，觉得那只袜子给我长脸了。

“你读信了吗？我的字好不好看？”

“袜子更好看。”

“那你就把它当宝放在枕头边吧。”哼，袜子会比我的字好看？

不一会儿，某人用他那部低像素手机，给我发来一张低像素大合照——我的袜子和他的枕头。

后来玩游戏，我叫“一只袜子”，他叫“另一只袜子”。

• 006 •

也就一天之隔，我收到了闫我我的信。

信里他正儿八经地写道：

“×小姐，展信好……”

我特感慨，没想到这厮会这么正常。

我也给他去了电话，表达了收信心得。

“信我收到了，你是不是把你爸妈互通的情书寄给我了？”

“没，那是我的字，他们的字哪有我的好看。”

“可是整封信的行文有一种久远的年代感，很难相信你就是写《必读贱谱》的那个人。”

“写情书我是认真的，岂能用自嘲的态度，你根本不懂我的深情。”

“这样的深情不太想懂……”

某个清晨，我六点多给闫我我打电话。

才响一声他就接了，声音里透着刚睡醒的慵懒。

我说：“把你吵醒啦？”

“没有，我正要起来，要去做操。”

“那你先去，我只是有点想你，就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手机震动，我勉强睁开眼接听，闫我我的声音从那头传来：

“起来了吗？”

“刚醒。”

“我吵醒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要起床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刚睡醒的声音很温柔，不具有任何攻击性。”

“我平时很凶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闫我我每天清晨都会给我打一通电话。

我就纳闷了：“你有这么迷恋我刚睡醒的声音吗？”

“如果你意识到平时的自己有多凶残，就能明白这时的你有多稀罕。”

“你在骂我吗？”

“看，又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• 008 •

问我我跟室友都相处得很好，不像我，性格缺陷多，同居困难户，跟谁都过不下去，所以跟谁都过不去。

譬如，和室友 A。

入学报到当天，我妈非要送我到大学，随行的还有表哥和我弟。我妈负责开车，表哥负责拿行李，我弟负责跟我打闹。

我妈是那种会对小孩无限宠溺的母亲，她总觉得我离开家就会遇到危险，各种不放心，我背包里多放一本书，她都怕我累着。我知道她爱我。

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到了宿舍，我妈千叮咛万嘱咐，好不容易被我赶走了。

室友 A 和我初次见面，倚熟卖熟地说：“你使唔使咁劳师动众，你屋企人好夸张（你要不要这么劳师动众，你家里人好夸张）。”

我说：“关你咩事（关你什么事）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就没有理由地不爱搭理她。

再者就是室友 B。

我喜欢在图书馆里借一大堆侦探、悬疑、惊悚类的小说，

靠墙堆在枕头边上，平时没课就喜欢待在上铺没完没了地看，常年缺席寝室活动。

室友B趁我上洗手间，跟室友A吐槽：“×××整天装文化人。”

我脾气不好，涵养为零。听闻有人嘲笑我，忙从洗手间探出脑袋，杀她一记回马枪：“我看小说就是装文化人，那你整天背英语单词，是不是就是崇洋媚外？”

我瞪了她一眼，才回到洗手间。

诸如此类的琐事有很多，大多我都不放心上，但偶尔会闹小情绪。有一回我就很想不开，我把这归咎于女生生理期，情绪不稳定。

当晚我躺在床上，没兴致上线。

问我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干什么。

我说：“不干吗，就躺着。”

“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哪儿都不舒服，还很不高兴。”

“不舒服我没有办法，不高兴……你为什么不高兴？”

“说不上来，要不……你说句肉麻的话逗逗我。”

问我我在那头犹豫半天，用一副不经人事的语气说：“我能在第一时间想到的，最肉麻的话只有三个字，我爱你。”

我愣了。

但不可否认，彼时彼刻，不管那句话显得多么幼稚，我

心里都乐开了花。

我笑着装严肃，说：“再来一遍，我不高兴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

“我不高兴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

“我很不高兴。”

“我很爱你。”

我在这头哈哈哈笑得像个智障，他在那头也憋不住笑了。

后来，每次我说不高兴，他就说我爱你。很多时候我是故意的，他知道，我也知道他知道，他也知道我知道他知道。

这似乎成了我们之间一个表达情感的默契。以至于有一回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恰巧碰到室友从外头回来，他室友问他：

“又在给‘我爱你’打电话？”

我惊呆了。

“你室友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因为我从不避忌，好几次他们在寝室，就听到了。”

“你不嫌丢人啊？”

“不嫌。你敢要我就敢说。”

• 009 •

我和闫我我决定互发照片。

他给我发了一张和朋友外出合影的照片，那天阳光灿烂，他微眯着眼，即便是笑都很内敛。

我给他发了一张出游哈尔滨的照片，照片像素一般，勉强能看清轮廓，但足够暴露我的身材。

那是我十八岁时拍的照片，因为个子不高，一百〇二斤的体重压在身上，轻易就把我压胖。加上我穿着厚大衣、厚裤子，无疑是胖上加肥了。

“我现在还这么胖，走几步路就气喘，动不动就犯困。”
我发信息吓唬闫我我。

他淡定回复——

球，你真圆。

球……是喊我吗？

“你是不是想和我分手？”
“不是，我有病啊？”
“这么胖你也爱得下去啊？”
“一百〇二斤，我还抱得动。”

我进一步试探。

“你想我减肥吗？”
“不用，别再增肥就行。”
“……”

我跟他汇报真实情况。